



特朗普在下一盤大棋嗎？ 複雜解釋和訴諸未來的謬誤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大棋論

忍受陣痛，明天會更好

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內政外交上造成了很多破壞，其堅定支持者如前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或「2025 計畫」的推動者卻認為他是在下一盤「大棋」。納瓦羅等人曾多次強調，美國人必須忍受關稅帶來的物價飆升與貿易混亂，因為這是為了換取未來數十年「再工業化」的長遠收益；他們將當下的通脹與供應鏈斷裂定性為「必要的陣痛」，但明天保證會更好。不過，我看不到特朗普政府有具體計劃重建美國的製造業。

此外，特朗普政府大規模裁撤聯邦公務員並改組政府部門，又削去了科研基金和美國對外援助的機構，支持者（如傳承基金會的參與者）認為這是「百年大計」，是為了清空沼澤（Drain the swamp），打破所謂「深層政府」（Deep State）對民主的威脅。然而，這種做法在當下造成了政府運作的混亂和效率低下，科研項目停頓，科技人才流失，美國的軟實力亦大為削弱，很難看得出這一切對美國有什麼長遠戰略利益。



大棋論的延伸：移民執法與外交爭議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事件是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在打擊非法移民的過程中濫捕濫殺，造成民怨沸騰，支持者主張這些眼前的混亂是為了徹底重塑美國的人口結構與法治根基。他們認為，如果不經歷這段「陣痛期」，美國的社會福利系統將在二十年後崩潰，國家安全將不復存在。然而，執法人員權力過度膨脹，無辜的美國公民死於非命，這豈不是違反了法治社會保障人權的承諾嗎？

最近特朗普揚言要吞併格陵蘭、加拿大，並且多次侮辱歐盟，在俄烏戰爭上打壓烏克蘭和討好俄羅斯，這種種違反美國外交傳統的做法，已經撕裂了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特朗普支持者採用「大棋論」去辯護，說這樣做是為了集中火力去對付中國，他們認為與歐洲盟友（如歐盟、北約）的決裂是必要的代價，因為這些盟友被視為「搭順風車者」，削弱了美國的國力。支持者又認為，格陵蘭擁有極豐富的稀土與戰略礦產，是未來高科技戰爭中對抗中國的關鍵資源；而對加拿大採取強硬立場，是為了確保北美的經濟一體化與資源主權，防止中國勢力滲透北美大陸。部分右翼民粹智庫成員認為，歐洲長期依賴美國保護導致其「文明自信心」喪失。透過施加關稅壓力（如 2025 年對歐盟徵收的高額進口稅），特朗普是在逼迫歐洲重新建立自己的防衛能力，從而讓美國能卸下歐洲的重擔。然而，現在英國、加拿大、德國等國家都已經嘗試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這和特朗普專注對付中國的論調適得其反。

奧坎剃刀

反對迂迴而複雜的解釋

「大棋論」的解釋表面上看似頭頭是道，甚至具備地緣政治的宏大色彩，但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審視，這其實是將解釋模式刻意複雜化的結果。中國諺語有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反過來說，為任何荒謬的行為辯護，也總能羅織出種種冠冕堂皇的藉口。

由於這些辯護往往與外交常理及專業知識相悖，支持者便被迫發展出一套極其迂迴且複雜的邏輯。例如，當特朗普對歐盟採取侮辱與恐嚇手段、甚至威脅吞併格陵蘭與加拿大等盟友領土時，支持者不承認這是外交上的失敗，反而將其解讀為一種高深莫測的「激將法」、「戰略壓力測試」、「談判的藝術」（The art of deal）、或是典型商人玩「槓桿」那一套，聲稱這是為了增加談判籌碼而獅子開大口，逼迫盟友自強，以便美國能集中火力對付中國。然而，這種解釋模式違反了科學哲學中最基本的原則：奧坎剃刀（Occam's Razor）。

奧坎剃刀原則

「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當面對多種解釋時，那個假設最少、邏輯最直接的解釋通常才是真相。

在外交事務中，與盟友進行理性談判並達成共識，顯然比「先羞辱盟友、破壞數十年誠信，再期待對方在恐懼中配合大棋局」的方法更加簡單、直接且有效得多。對特朗普做法更合理的解釋是：他狂妄自大，根本不將盟友放在眼內。至少這是高風險的衝動式決策，而非之時這所描繪的精密長期佈局。

訴諸未來

交由歷史去判斷

類似的解釋在政治中並不新鮮，前美國總統小布殊因為伊拉克戰爭而飽受批評，他在自辯中指出伊拉克的未來仍有可塑性，他的功過應該交由歷史去判斷。例如在2010年出版的自傳《抉擇時刻》中，小布殊寫道，雖然伊拉克在重建過程中經歷了血腥的內戰與動盪，但如果伊拉克最終能轉型為一個民主國家，這將改變整個中東的局勢。他總結說：「歷史將對我的任期做出最終評判，但我對此感到平靜，因為我將不會在世看到它。」2006年在《福斯新聞》的訪談中，當小布殊被問及他是否會因為戰爭而感到沉重時，他回答說：「歷史最終會證明我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確。」他甚至舉了杜魯門為例，指出杜魯門在任時支持度極低，但現在卻被視為偉大的總統。

不過，小布殊將自己與杜魯門相比是有商榷餘地的，在國際法理基礎上，杜魯門介入朝鮮戰爭是基於聯合國安理會第82至84號決議的集體授權，是一場具備國際共識的「警察行動」；反觀小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在未能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採取的軍事行動。其次，從實證成果與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杜魯門的決策換取了南韓的存續。韓戰結束後，儘管南韓經歷了威權時期的陣痛，但其社會結構保持了相對完整，並在「漢江奇蹟」中迅速恢復穩定，這跟伊拉克的亂局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語。

比較項目	杜魯門（朝鮮戰爭）	小布殊（伊拉克戰爭）
國際法理基礎	聯合國安理會第82至84號決議的集體授權	未能獲得聯合國授權
國際共識	具備國際共識的「警察行動」	單方面軍事行動
實證成果	南韓存續，「漢江奇蹟」	伊拉克持續動盪

訴諸未來的謬誤結構

此外，筆者曾經在亞利桑納州立大學工作過，當時該大學前物理學教授克勞斯（Lawrence Krauss）高調地反對有神論，基督教強調神創造人，人的心靈具有獨特性。克勞斯反駁，認為在未來將會出現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工智能電腦，那麼上帝創造論便會被攻破。

不過，你有沒有察覺到特朗普、小布殊、克勞斯都有一個共通點呢？那就是：目前的證據對自己不利，於是乎訴諸未來。它是一種推測性謬誤，主張某個命題在現在雖然看來是難以成立的（或缺乏證據），但在未來某個時刻必然會被證實。簡單地說，其邏輯結構為：

1 大前提

目前沒有證據支持我的說法（甚至證據反對我）。

2 小前提

未來可能會出現新的證據或技術發展。

3 結論

因此，我現在的說法仍然是正確的，或者你不應該批評我。



邏輯陷阱

不可證偽和搬龍門

除了「訴諸未來」，這類辯解還常涉及以下邏輯陷阱：不可證偽性

（Unfalsifiability）。像特朗普的「大棋論」或布殊的「歷史評論」，其核心問題在於「未來」是一個移動的目標。如果五年後沒有成功，支持者可以說要看十年；如果十年沒成功，可以說要看一百年。這導致該論點在當下甚至可見將來根本無法被證明是錯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搬龍門」（Moving the Goalposts）的詭辯，當現有的資料不足以顯示論據能夠成立或者方法有效時，他便改變標準，將評判標準推向一個更遠、更模糊的未來。



五年後沒成功

支持者說要看十年



十年後沒成功

支持者說要看一百年



永遠無法證偽

目標不斷後移

烏托邦的空頭支票與舉證責任

這種「將希望寄託於不可見之未來」的策略在不同領域屢見不鮮，例如在二十世紀某種政治意識形態風靡全球，這種主張揭露了資本主義當下的種種問題，甚至罪惡，這運動的迷人之處就是開出許多空頭支票，宣傳在未來將會出現一個人人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烏托邦。然而，經過一個世紀遍布全球的殘酷實驗，這種政治理念帶來的卻是罄竹難書的人道災難，當初的承諾不單止沒有兌現，而且是出爾反爾。而支持者提出的辯護理由正是無窮地將結果推向未來，例如說發展民主和經濟並不是一步到位，西方也要經過幾百年時間才得以改善。問題是：這種訴諸未來的論述完全沒有勾劃出一個清楚的藍圖或者路線圖。

這種思維方式本質上是在逃避舉證的責任（Burden of Proof），一個合理的論證必須基於已知的數據和可驗證的前提。當一個人說「歷史會給我公道」或「未來的AI會證明沒有神」時，他其實已經離開了邏輯討論的範疇，轉而進入了「信仰」或「預言」的領域。



關鍵區別

先知先覺和詞窮理屈的區別

然而，有人可能會質疑：歷史上的先知先覺者，難道不也是在當時孤立無援、但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才證明他們是對的嗎？例如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時，曾遭教會與當代科學界的嚴厲打壓。但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並非在理屈詞窮下訴諸虛無的未來，他當時已握有實質的觀測證據：透過望遠鏡，他觀察到了金星的相位變化（證明行星環繞太陽而非地球）、木星的衛星（證明並非所有天體都繞地運行），以及月球表面的山脈隕石坑。他的「未來」之所以被證實，是因為他手上的實證已經觸及了真理，只是當時的平庸之輩拒絕湊近鏡頭觀察。

同樣地，林肯總統在世時雖飽受南方各州的抨擊與仇視，但他對解放黑奴的堅持，並非只是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豪賭，而是植根於當時已趨成熟的法理與道德論爭。林肯不斷重申《獨立宣言》中「人皆生而平等」的普世原則，認為若要維護美國民主的連貫性，就不能容忍制度性的自相矛盾。同時，當時的基督教領袖也已提出強烈的廢奴論據，強調在神眼中人無分彼此。在林肯的年代，宗教領袖如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早已提出了強而有力的神學論證。芬尼公開譴責奴隸制為「國家的大罪」，並採取了激進的實質行動，他在教會中拒絕向蓄奴者施行聖餐，以此宣告蓄奴行為與基督信仰根本互不相容。此外，芬尼領導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更在社會風氣未開之時，便率先實行黑白同校，用行動證明了「在神眼中人皆平等」並非遙不可及的未來預言，而是當下就必須踐行的道德義務。林肯的歷史地位，是他將這些早已存在的法理基礎實現出來。

總結：

真理的先聲還是逃避現實的擋箭牌？

真正的先知先覺者

在解釋當下已被發現、但被世人忽視的真相

邏輯謬誤者

利用未來的不可知性，來掩蓋當下論證的蒼白

總括而言，真正的先知與邏輯謬誤者的邊界在於：前者是在解釋當下已被發現、但被世人忽視的真相；後者則是利用未來的不可知性，來掩蓋當下論證的蒼白。當一個論點必須依靠「未來」才能辯護時，它往往不是真理的先聲，而只是逃避現實的擋箭牌。

2026年1月31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